



蒂絲桂·娜安

奧 尼 爾 著
聶 森 譯

蒂絲桂·娜安

奧 尼 爾 著
聶 森 譯

開明書店印行

安娜·桂絲蒂

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初版
每冊定價國幣一元一角

印 刷 者	發 行 者	翻 譯 者	著 作 者
開 明 書 店	代 表 人 范 洗 人	上 海 開 明 書 店 福 州 路	E. C. O'Neill 森

有著作權 ■ 不准翻印

(55P.)K

蒂

譯者序

我們談到美國的舞臺劇，無可否認地，大家都認為歐琴·格萊斯頓·奧尼爾(Eugene Gladstone O'Neill)是美國現代戲劇的第一人。在他之前，雖然也出了幾個戲劇人才，如浪漫派悲劇家玻克爾(George Henry Boker)、喜劇家瓊斯(Joseph Stevens Jones)、浪漫主義倡導者貝爾地(Robert Montgomery Bird)、及法國傳奇劇的介紹者培恩(John Howard Payne)等人，但自國際地位與聲譽，及對美國戲劇有偉大貢獻這兩點來說，這些人都不及奧尼爾。「他給最老的藝術創造出一個新鮮活潑的形式；因為在歐洲舞臺上，他是美國第一個得到大家重視的戲劇家。」這是耶魯大學贈文學博士學位給他時的讚語，也是十分公平的讚語。

奧尼爾一共寫了四十多齣戲劇。他的前期作品，大半是獨幕劇，以海上的艱苦生活為題材。如「霧」(Fog)、「東向加底福駛去」(Bound East for Cardiff)、「遙遠的歸程」(The Long Voyage Home)、「戰線內」(In the Zone)、「加里比士之月」(The Moon of the Caribbees)、「天邊外」(Beyond the Horizon)等，都脫不了海洋的背景。這些戲劇裏所描寫的人物，都是活生生地，有血有肉，可以自真實的人生中找得到的。他所採用的材料，雖然是人

生的黑暗面，醜惡的，下流的，但是他用抒情的筆調來寫，我們只覺得這些戲劇裏洋溢着詩的氣息。我認爲他的前期作品中這種真實感及抒情詩的情調，是他最成功的地方。

他的後期作品，也許是受了斯特林葆 (Strindberg) 的影響，漸漸走上表現主義的道路，利用技巧的地方很多。如「瓊斯皇」(The Emperor Jones)，「毛猿」(The Hairy Ape)，「偉大的神勃郎」(The Great God Brown)，「拉薩茹笑」(Lazarus Laughed)，「奇異的插曲」(Strange Interlude)，「哀吟伊萊克綽」(Mourning Becomes Electra)，「天長地久」(Days Without End) 等，都是用表現主義的手法來描繪人物心靈深處的衝突。在技巧方面，「瓊斯皇」中的鼓聲，「偉大的神勃郎」，「拉薩茹笑了」，及「天長地久」中的假面具，以及「唉，荒涼！」(Ah Wilderness!) 中的「真我」和「假我」，可說是利用技巧達到了最高峯。不過技巧的玩弄，有時不免會傷害戲的真實感。這在奧尼爾的幾齣表現主義的戲劇裏也不免此弊。

「安娜·桂絲蒂」是奧尼爾前期作品中的一齣長篇劇，也是其中最好的一篇。劇寫成於一九二〇年，原名 (Chris Christopherson)，以劇中的那位老水手的名字題名。戲沒有演出，奧尼爾把它重新寫過，改爲今名，於一九二一年上演。得到驚人的成功，並獲得普利慈獎金。

這齣劇可說是他前期作品的代表作。全篇劇情的進展，除了第一幕在酒吧間之外，其餘都是

在船的甲板上及船艙裏面，完全以海爲背景。劇中女主角安娜，本是一個良好的女子，但是因爲父親長年過着海上的生活，把她寄居在親友家中，受着親友暴力的壓迫，不得不出走。她找着了職業；但是因爲社會種種的壓迫，她淪爲娼妓。她厭倦這種生活，想做一個真正的女人，滿以爲她的愛人可以諒解她，可是愛人發現她會做過娼妓，一怒而去。她對她的老父說：「……這不是你的錯，不是我的錯，也不是他的錯。一句話，我們都是可憐蟲；事情湊巧，我們就在錯裏生活着。」這究竟是誰的錯呢？他讓讀者自己去找答覆。

全篇充滿了熱情，衝突，和濃厚的人情味。劇中幾個人物，雖然都不是體面人，但他們都是有人性的人，也是實生活中處處可以看到的人。再加上奧尼爾的抒情筆調，使人讀後，感覺到它是一篇渾然的抒情詩。

我久想將這篇劇譯成中文，但是因爲人事栗六，一直沒有動筆。今春曹禺先生教授編劇學，說到戲劇的動作，前一動作引出後一動作時，曾引證此劇第一幕頭幾場爲例子，於是更加强我繙譯此劇的志願。後來我生了一場大病，貧病交加；病愈後，需款孔亟，於是不得不動筆繙譯了。譯成後，苦無出路，雖經友人四處託人出版，但都認爲這是冷門，恐怕出版後無銷路。後幸蒙李先生健吾及葉公聖陶的幫助，纔得開明書店允諾出版。各位師友的鼓勵及幫助，我一併在此致謝。

同學樂君少文，鼓勵我將奧尼爾全集介紹過來，而我也有這種志願，不過何日得以實現，就我目前貧病的生活和環境的不安來說，恐怕是在遙遠的將來了。

奧尼爾所寫的戲劇，俚語很多，如果直譯，意義毫無，所以我的地方是意譯，但以忠實於表達原作者的原意為主。匆促譯來，錯誤也許不免，尚祈讀者指正。

聶森序於上海市立實驗戲劇學校研究室

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八日

人物

牧師約翰——酒店老板

碼頭脚夫甲·乙

郵差

勞利——酒店夥計

桂絲·桂絲它夫生——「西米安·溫

塞浦」號貨船船主

馬沙·阿文

安娜·桂絲它夫生——桂絲的女兒

水手三名

麥地·布克——火夫

約翰生——貨船甲板上的水手

地點

第一幕 紐約城埠頭近處的「牧師約翰」酒店內。

第二幕 十天之後，停泊在浦分斯頓港口內的「西米安·溫塞浦」號貨船上。

第三幕 一星期以後，貨船的艙室內。貨船停泊在波士頓埠頭旁邊。

第四幕 景同第三幕，兩天之後。

第一幕

景

「牧師約翰」酒店，在紐約城南街的近處。舞臺分爲兩部，右半部是一間小小的後房。左半部是一個酒吧間。臺左近前臺處，一個大窗可以看到外邊的街道。窗的那邊是大門——雙扇兩邊搖動的門。再後另有一窗。酒吧櫃檯自左到右，幾乎占了後壁的全部。櫃檯後面，有一個小陳列架子，上面擺了幾瓶酒一類的東西，顯然地喫這些酒的人不多。後壁其餘的部分，在一架大鏡前面，放着價錢便宜的威士忌小酒桶，即是「五分錢一杯」的便宜酒，酒是用塞子自桶內吸出來的。右邊是通後房的門。後房內有四張圓木桌子，每桌有五把椅子。後面是一個通到小街的便門。

這是秋天的一個午後，快到黃昏時分。

幕啓時，約翰在臺上。他的渾號「牧師約翰」，正配合他的人。他有一張蒼白，瘦削，刮得光光的臉，淡藍色的眼睛，白頭髮，似乎穿上牧師的長袍比現在繫着的一條圍裙對他更合適。他的聲音和他的一般姿態，都不會打消這種幻覺，這種幻覺使他成爲這碼頭上的一個人物。他的聲音與姿態，輕軟溫柔。但是，在這溫厚的後面，可以覺出他是戴着面具的人——一個粗悍，寡情，像鐵釘一樣硬的人。這時他正安閒地倚在酒吧櫃檯後面，鼻上架着一副眼鏡，閱讀晚報。

碼頭脚夫甲、乙自街上走進來，穿着工裝，工會的徽號別在帽子顯著的地方，帽子斜戴在前腦尖上。

脚夫甲 「兩人排列在酒吧櫃檯前」來一杯，二號的。「將錢扔在櫃檯上」

脚夫乙 這兒照樣。「約翰將兩杯散裝威士忌放在他們面前」

脚夫甲 乾杯！「另一個點點頭。兩人一仰脖子將酒吞了下去」

脚夫乙 「將錢放在櫃檯上」替我們再來一杯。

脚夫甲 這次給我一勺——黑麥酒。口乾的很。

脚夫乙 這兒照樣。「約翰舀出黑麥酒，將汎着白沫的兩大杯酒放在他們面前。他們喝了一半，開始低聲疾速地談着話。左邊的門推開，勞利走了進來。他是一個稗氣未脫，紅臉頰，面目清秀，二十左右年紀的青年」

勞利 「以下簡稱勞」「向約翰點頭，快樂地」老板，你好。

約翰 「以下簡稱約」你好，勞利。「看看錶」剛好是時候。「勞利向右走到酒吧櫃檯後面，脫下上裝，繫上圍裙」

脚夫甲 「突然地」喝完酒，回去幹活兒。「他們喝乾酒，自左門走出去。郵差走了進來，他和約翰彼此點了點頭，將一封信扔在櫃檯上」

郵差 約翰，信封上寫着由你轉交。你認識他麼？

約 「拿起信，整了整眼鏡。勞利走過來，自他的肩頭後面看過來。約翰很慢地唸着」桂絲它

夫·桂絲它夫生。

郵差 「幫助地」北歐的人名。

勞 老桂絲——這是誰？

約 啊，對了。我忘了桂絲有這樣一個名字。前些時有他的信寄到這兒來，我現在記起來了。好久以前了。

郵差 那麼，信可以交到囉？

約 沒有錯。每逢他來碼頭時，都到這兒來。

郵差 「轉身走」水手，是麼？

約 「微笑」煤船的船主。

郵差 「笑」倒是個差事！好，再見。

約 再見。我交給他就是了。「郵差走了出去。約翰將信端詳了一下」勞利，你的眼光好。它是從哪兒來的？

勞 「看了一下」聖保羅。我想這是在明內蘇達州內。還像是女人筆跡咧，這個老傢伙。

約 他有一個女兒在西部什麼地方，我想他會對我說過這話。「他將信放在銀錢箱上面」想想看，我有好久沒看見老桂絲了。「他穿上大衣，從酒吧櫃檯那頭繞了出來」我想該回家了，

明日見。

勞

晚安，老板。（約翰向通大街的門走去，門被推開，桂絲它夫·桂絲它夫生進場。他是一個短身材，肥矮，寬肩膀，約五十歲的人，有一張圓圓的，風霜滿面，汎着紅色的臉，淡藍色的眼睛，近視眼似的窺探着，閃着幽默的眼光。他的一張大嘴上面，掛着一層厚厚的向下拖着，黃色的鬚髥，顯着稗氣的頑皮及軟弱，具有固執的慈愛。厚實的脖子，像根柱子，壅塞在他沈重的身軀內。他的手臂和那雙巨大的長着毛的黃斑滿佈的手，他的短而粗的腿和一雙平扁的大脚，顯得難看的矮小及結實。他走路的姿勢笨重，搖動。他的聲音，當沒有提高到隆隆吼叫的時候，壓低成爲一半像是切切私語的低音，彷彿帶些悲傷的意味。他穿一套起着皺紋的，不合身的，黑色的，上岸穿的服裝，一頂褪了色的灰布帽，戴在斑白的，如絲的頭髮上。這時他的臉上現出很幸福的愉快，顯然是喝了酒。他向約翰伸出手來）

桂絲

（以下簡稱桂）你好，約翰！來喝酒。勞利，來，給我們酒。你自己也來一杯。（將手伸進

口袋裏）我有錢——很多的錢。

約

（與桂絲握手）真巧，我們正說着你咧。

勞

（走到酒吧櫃檯端）桂絲，你好。放在那兒。（兩人握手）

桂

（臉上放着光彩）給我們酒。

約 〔浮着笑意〕你已經喝了不少的酒。在哪兒喝的？

桂 〔笑〕貨船上一個傢伙——愛爾蘭人——他有一瓶威士忌，我們喝了，只我們兩人。說真話，那酒倒不錯！我剛上岸。勞利，來酒呀。我有點醉，但不多，剛好。〔他笑着，開始用高度的，顫動的鼻音唱了起來〕

「我的約瑟芬，上船來。很久我等候着你。」

那月兒，她發着光。她模樣兒像你一樣。

滴兮——滴兮，滴兮——滴兮，滴兮——滴兮。」

〔唱末句時，他搖動他的手，好像指揮樂隊似的〕

〔笑着〕喂，桂絲，還是那個老約瑟芬麼？

約 你聽他唱，再沒有比他唱得好的。貨船上一個意大利傢伙，他教給我的。來酒，來酒。〔他將錢扔在櫃檯上〕

勞 〔職業者的口氣〕老爺們，你們要點什麼？

約 小啤酒，勞利。

桂 威士忌，二號的。

勞 〔將酒端上〕我替你們來支雪茄煙。

桂 「舉杯」萬歲！「喝酒」

約 盡量喝。

桂 「立即」再來一杯。

約 不，改日奉陪吧，現在我要回家了。哦，你剛上岸？這次是打哪兒來的？

桂 挪福克。航行的慢——天氣壞——老是霧，霧，霧，整天的！「後房便門的電鈴繼續響着。

桂絲驚起——迅速地」我去開，勞利。我忘了，那是馬沙，她同我一道來的。「他走進後

房」

勞 「嬉笑着」仍舊是那一隻牛跟他同居，這個老糊塗！

約 「笑」桂絲這人，好玩兒。哦，我回去了。再見。「向通大街的門走去」

勞 老板，再見。

約 哦——別忘了把那封信交給他。

是。「約翰下。其時桂絲已打開便門，讓馬沙進來。她約有四五十歲的光景。雀斑的臉上，和紅色的大鼻子，交織着紫色的靜脈青筋。密密的灰白頭髮，油膩膩的，堆在圓腦袋頂上。身形肥胖，鬆軟無力；呼吸時喘息地吐着氣；她說話聲音響亮，像男人似的，間夾雜着大笑的爆發。但是在她的充滿紅血絲的藍色眼睛裏，仍閃爍着貪求生命的青年慾望，沒有被艱苦

的習慣所撲滅，顯示着幽默的揶揄的神情，但是心平氣和的。她戴頂男人的小便帽，穿件雙排鈕扣的男上裝，下面是一條污垢的棉布裙子。一雙赤腳，套在一雙男人的大皮鞋裏，有幾倍大，以致使她蹣跚地拖着脚步走路。

馬沙（以下簡稱馬）「咕嚕着」你打算幹什麼，荷蘭老——叫我立在那兒外邊整天的？「她走上前，坐在前面右角的桌子旁」

桂「撫慰地」對不起，馬沙，我和約翰談話把你忘了。喝點什麼酒？

馬「氣平，緩和地」給我來一杯麥啤酒。

桂我去拿來。「他回到酒吧間」勞利，替馬沙來麥啤酒。我來威士忌。「將錢扔在櫃檯上」

勞馬上就有。「他記起來了，自櫃檯後將信拿出來」這是你的信——打明內蘇達州聖保羅寄來的——女人的筆跡。「他說着笑了」

桂「很快地接信」哦，是我女兒安娜來的。她住在那兒。「他躊躇地將信翻動着」我沒有得着安娜的信——有一年了。

勞「取笑地」那一定有個很好的仙人似的故事，可以談談——你的令愛——我想一定是個什麼吸血精吧？

桂「嚴肅」不，這是安娜來的。「爲手中的信所吸引住——猶豫地」哦，我想我太醉了不能唸

安娜這封信。我想我應該坐下一會。勞利，你把酒送到後房去。」勞利走進右邊的房間裏

去」

馬 「怒沖沖地」我的麥啤酒呢？你這個粗漢。

桂 「心中有事」勞利拿來了。」他坐在她的對面。勞利端上酒，放在桌上，和馬沙彼此點了點頭。他立在那兒，望着桂絲，感到奇怪。馬沙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麥啤酒，舒了一口長氣，感到滿意！用手背揩去嘴上的酒沫。桂絲盯着那封信，看了一陣——慢慢地打開信，睨着眼，開始費力地唸信，嘴唇跟着字音顫動着。一面唸着，一面臉上泛起又快樂又惶惑的表情」

勞 好消息麼？

馬 「引起了好奇心」你拿着的是什麼——上帝呀，一封信？

桂 「唸完信，停頓一會，好像咀嚼着信中的消息——突然地將拳頭朝桌上擊了一下，快樂得興奮起來」哦！想想看。安娜說她馬上要到這兒來！她討厭聖保羅那邊的事，她說。是封短信，沒有說別的什麼話。」放着光彩」哦，我老頭子一下子得着這個好消息！」轉向馬沙，難爲情似地」你知道，馬沙，我對你說過，我的安娜在瑞典，五歲時，還是個小妍兒，打那時起我就沒有看見過她。

馬 她現在有多大了？

桂 她應該是——讓我想想——啊！她應該是二十歲了。

勞 「驚奇」十五年你沒有見過她？

桂 「突然嚴肅起來——低聲說」不，她小孩的時候，我是帆船上的舵工。我從來不大回家，一年只有幾次。我是一個粗笨水手。我的女人——安娜的媽——在瑞典老等着我回家，我老不回去，她煩了，帶着安娜，來到這國家，她們到明內蘇達州去，和她的表兄弟，耕田爲生。後來她媽死了，我在海上，我想還是讓安娜和他們表兄弟住在一道的好。我想安娜還是住在鄉下好，那麼她不知道有這個討厭的海，不知道有像我這樣的一個父親。

勞 「向馬沙眨眨眼」你這位女兒，現在也許要嫁給一個水手咧。她血統裏有這意思嚟。

桂 「突然跳起來，憤怒地用拳向桌上擊着」不！她不會這樣做！

馬 「趕快抓起她的酒杯——怒沖沖地」喂，當心點，你這個笨貨！要把我的酒潑完麼？

勞 「驚訝」喂，你怎麼了？你自己不就是個水手麼？以前不也是麼？

桂 「遲緩地」這正是我說那句話的原故。「勉強微笑」水手都是好人，可是不能討女人。不能，我明白這意思。安娜的媽，她也明白。

勞 「當桂絲仍浸沈在憂鬱的回憶裏」你女兒幾時來？很快麼？